

《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》系列丛书之《李叔同卷：印藏》

■申俭

编者按：120年来，西泠印社从初创时的筚路蓝缕，到百年“博雅之社”，一代又一代西泠印社中人坚守“保存金石，研究印学”立社宗旨，胸怀“爱社如家”大爱担当，令西泠印社有着丰富的藏品。近些年来，西泠印社在活化藏品、文物资料利用实现了多样化，并通过展览、出版书籍等方式将库藏藏品展现给社会大众观赏和研究，策划编撰出版了《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》系列丛书：《李叔同卷：印藏》、《传朴堂撷珍》、《西泠印社社藏捐赠菁华》、《冰上鸿飞黄宾虹卷》。

本期开始，我们推出《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》的相关内容，让璀璨的西泠印社社藏文物菁华感染和惠及更多的社会大众。

“印藏”乃一百多年前，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李叔同与西泠印社的缘分史迹，是他成为弘一法师之前留给尘世的雪泥鸿爪，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背影。

1918年正月十五，李叔同正式皈依，

法名演音，号弘一，成为佛门的在家弟子。此时，他已经在一件一件地了却俗世中的牵绊了。他把自己的绝大多数画作，都寄赠予北京美术专门学校；上海的家产和一缙黄须留给日籍夫人；把代表以往生活痕迹的题有“前尘影事”的朱慧百、李苹香赠他的诗画扇页卷轴，在上海与诗妓歌郎相过从的留念，他写给歌郎金娃娃的诗卷，一块金表等，留给了莫逆之交夏丏尊；笔砚碑帖赠予南社和西泠印社的友人周承德；珍玩之类一部分送给了陈师曾；余者与部分图书一起送给了皖南的佛友崔旻飞居士；音乐书籍赠给了刘质平；平日用的文具和《南社文集》赠给浙一师的另

一名学生王平陵；美术书籍、一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及几幅书画作品，以前的许多照片，又笔录一卷以前所作的24首诗词歌赋送给了丰子恺；身边的一些衣物和日常用品送给了伴随自己多年的校工闻玉；在当年农历七月十三日，入虎跑寺正式出家前，将所藏的94方自用印赠给了西泠印社。

红楼黛玉葬花吟词，感花伤己埋香冢，常被文人们咏以为伤感美的绝唱。类

此，叶为铭仿昔人“诗冢”“书藏”遗意，在孤山鸿雪径的石壁上开凿度藏，外覆尺余见方的石碑，镌阴文小篆“印藏”二字，六行隶书跋文：“同社李君叔同，将祝发入山，出其印章移储社中，同人用昔人诗冢书藏遗意，凿壁度藏，庶与湖山并永云尔。戊午夏叶舟识。”

跋文彰表了李叔同“与湖山并永”的“印藏”深意，此情正应东坡的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”诗句，正如李叔同转身为弘一法师之际在雪径上留下的雪泥鸿爪。

相当长的时间内，“印藏”石碑上应是做了掩盖，上面覆满了青苔，是西泠印社仅少数人知晓的一个秘密。

这些印章，印文内容多为李叔同的姓氏、别号、斋号，乃他本人的常用印，刻制时间大致在1899年至1917年之间，大部分为1912年至1917年所作。作者有王福庵这样的名手，也有陈师曾等名家好友及浙一师乐石社社友。这些人有的载入了艺术名人传记，有的历经岁月波折很难查考。“印藏”是弘一法师以雪泥鸿爪的方式为后世留下的一部厚重的文

化史记，印章中丰富的边款内容，隐含的众多人物和关系，一百多年前新文化运动下新旧文人的文化生态，或隐或现地向人们展示李叔同说不尽的故事，吸引研究者钩沉索隐。而在以往的李叔同及印史的研究中，“印藏”一般仅作为一个事件被提及，未展开系统的梳理。2019年笔者在策划孤山的“印藏”展览之后，受西泠印社诸师长的鼓励，才开始对“印藏”进行整体研究。由于2021年西泠印社社委会计划出版“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”之《李叔同卷：印藏》，笔者尝试对这些沉默的印章进行粗略的、不专业的解读。

本书将94方印章大致分为李叔同与西泠印社、“印藏”中的李叔同好友、“印藏”中的乐石社社友三部分，对于印章的风格和艺术评价，西泠印社中诸贤各有圣明，不遑赘述。本文主要从印章的文献角度来观照，以概括性的阐述，进行综述和史料分析，博观约取，以使这些坚硬的石头多一些我们能感受到的温度。

（作者系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文物管理处副处长）



印藏原石



印藏石碑拓片

《美术报》，引我“登高而望远”

■赵畅

时间恍如白驹过隙，粗略一算，我与《美术报》竟然有着近30年的缘分。而近百篇发表在艺闻、画家、书法、鉴藏、时评、副刊、艺苑等版面上的拙文，则分明缱绻着我与《美术报》及各位编辑老师的交谊——无论时空如何变迁，其横亘心间而挥之不去。

我曾试图从12000多份无序堆积的各类样报样刊中完整找回《美术报》的样报，但终因劳动强度太大而告终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还能从网上搜索到其中一部分，而当我经了梳理、整合以后，才猛然悟得：原来，正是《美术报》引导我开拓了美术知识的视野，写作的笔触也因此而渐渐变得宽泛、深沉而厚重。

我并不讳言起初读报的重心仅限于自己发表的拙稿，对其他版面的文章不

过是匆匆浏览而已。然而，有一次一位报社领导来虞考察，临走前对我说：“要写好美术类稿件，除了读一些美术理论书籍，我们报上刊登的那些美术评论大家的文章也可作为阅读的重要补充。”与其说，这是一次有意的点拨；倒不如说，这是一种有力的鞭策。此后，《美术报》自成了我最亲近的辅导老师。

因了不断地研读思考、消化吸纳，尤其每每将发表的拙文与原始稿件相对照，从中体会编辑老师的精心修改，终令我的写作修养“不见其长而日有所长”。从介绍黄土画派创始人刘文西，到推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关宝琮；从悼念徐悲鸿夫人廖静文，到追忆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徐启雄，等等，写作的进步从中可见一斑。而其中

2012年4月7日跨版发表的《横空出世 独领风骚——田黄巨无霸作品〈千秋万代〉诞生记》一文，则是读者反响较好的一篇。

记忆犹新的是，当田黄主人、浙江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、著名收藏家杜金康先生将撰稿任务交给我以后，我自诚惶诚恐。为此，我专门寻找相关书籍和资料，在去往福州的火车上“恶补”。不仅采访了福建省玉石雕刻大师林敏先生，而且还有幸从中国美院教授王冬龄、尉晓榕，中国美院出版社社长傅新生，以及中国美院副教授王一飞处，了解到他们共同策划创作的有关情况。于是，经过月余的酝酿，并借用文学的表现手法，我把这件艺术作品给写立体了，写活泛了。

事实上，多年向《美术报》投稿的经

历，既增添了我撰写美术类文稿的底气，也鼓起了我向外投稿的勇气，并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新华每日电讯》《人物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中华英才》等发表多篇美术类推介文章。

作为一张深受业内及其广大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专业报纸，当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，就如这些年来她坚持与时俱进而知名度越来越高一样。如果说我有什么建议的话，那么，不妨多加强与作者、读者的沟通，多开设一些“美术+”边界拓展之类的创意性栏目，多刊登一些“上接天线，下接地气”而雅俗共赏的文章——这或许是一个老话题，但也许能够做出一些新亮点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